

巴黎小贩，达喀尔旅人

相隔50年的非洲回溯之旅

乔 鹿 (Louis Jonval) 著
张颖绮 译

那片最初也最后的大地，
一个白皮肤旅人和一个黑皮肤小贩，
在路上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小贩, 达喀尔旅人/(法) 乔鹿(L. Jonval) 著; 张颖绮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1

ISBN 7-5404-3175-X

I.巴… II.①乔…②张… III.作品集—法国—现代 IV.1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1427号

本书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授权湖南出版集团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简体字版,
发行销售地区仅限中国大陆地区, 不包含香港、澳门地区。

版权登记号: 18-2003-154

巴黎小贩, 达喀尔旅人

“旅人”03

作者: 乔 鹿 (Louis Jonval)

译者: 张颖绮

责任编辑: 谢不周 周 实 张 辉 李永平

市场总监: 张 辉

出版统筹: 兄弟文化

E-mail: brother-culture@vip.sina.com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 410014

印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本: 889×600 1/32

字数: 59 千

印张: 4.37

版次: 2004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4-3175-X/I·2045

定价: 18.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那里是非洲，地球上最像小王子的奇妙星球的地方：那里长满了巴奥巴比树，每个沙漠中都藏了一眼泉水。那里吹着哈马旦风，传奇飞行员尚·摩兹正徜徉其中；而那广大无垠的星空中，《小王子》的作者圣修伯里正在和乔鹿的父母烤火谈天……

一开始就注定这是一趟麻烦的旅行。

乔鹿知道。但站在巴黎街头，眼前的塞内加尔小贩一身黑皮肤如乌鸦羽毛般发亮，非洲午后的滂沱大雨仿佛正临头落下，童年的非洲时光正在召唤他。

很不容易，但他要去。

于是随着乔鹿愈进入西非内地，观光客不去的地方，我们愈看到这样一个旅人：他时而急切不安、忧心忡忡，时而念念叨叨、忍不住要有意见。

他离开春暖花开的巴黎、安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来搭船渡过35度高温的塞内加尔河流域，来一次次转乘小飞机，好离真实非洲更近一点——他当然要有意见，因为他确有所见；他来了，眼见为凭。

这才是旅人们千金不换的真正旅行：

知道这是千里迢迢自找麻烦，知道有些问题你再怎么想也是穷操心，但他们就是要专挑麻烦的地方去，专提出没人可以解答的问题；很不容易，但他们甘之如饴，只要在路上。

在路上，便是丰美的绿洲、温暖的驿站，便是旅人们的安歇之处。

在路上，即便一切再不容易，旅人们都自有奖赏。

巴黎小贩, 达喀尔旅人

Mémoires d'Afrique 50 ans après

相隔50年的非洲回溯之旅

乔鹿 (Louis Jonval) 著 张颖绮 译

我习惯将每本著作献给珍视的人，曾在我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些人。

我自然要把本书献给生下我的父母亲，

以及在摩洛哥和他们有过交会的安东尼·圣修伯里，

在塞内加尔与他们相逢的尚·摩兹，

与他们在加蓬结识的艾伯特·史怀哲。

我也要特别一提沙沙——我的几内亚籍仆人，

他是我的“嬷嬷”、守护天使和朋友。

本书记述的是真实的故事：50年前我在黑色非洲度过的童年，

以及我在2002年旧地重游的印象。



目录

第一章 他方	6
第二章 黑人嬷嬷，非洲童年	16
第三章 50年后	57
第四章 黑奴，观光潮，戈雷岛	75
第五章 巫医	91
第六章 忧郁的圣路易	100
第七章 淘金之地	124
第八章 我所知道的史怀哲	130
后记 出发	138



第一章 他方



规矩的巴黎人

好多年以来，我和众多巴黎人一样，循着固定的路程去上班。如时钟般精确无误，我在8:00出门，8:10分搭上地铁，8:30分在协和广场站下车，穿越杜乐丽花园，于8:45分到达卡斯提吉诺街的办公室。生活中隐然成形的规律，好好被“通勤、工作、睡觉”所分割，和绝大多数的巴黎人如出一辙。

我的年少光阴在父母呵护下度过，法国地方小布尔乔亚式的优裕生活，那个我所隶属的世界，有它应有的规矩美德

——还有每个礼拜日上教堂的习惯。厌倦了乡下生活和说长道短的三姑六婆，我下定决心上巴黎闯出一番事业，赚大钱！我顺利觅得工作，好歹是财富的第一步，然后，在不知不觉中，25年的光阴已悄然流逝。

我衣食无缺。政府提供我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医疗健康保险，我每年有6个礼拜支薪假和林林总总的连假，薪水固定在每月30日汇到银行户头。和多数法国人一样，我也小有积蓄。

为了避免感觉孤单，我拥有一切的通讯设备：一台电话兼传真还附答录机，96个频道的电视，无限上网的电脑，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手机。就是这么些东西，让我随时能和人保持联系，免遭孤独啃噬。我这位单身汉还拥有小伙子的习惯，整个晚上拿着电视遥控器不停转台，再花两个小时上网，有时看看色情网站！（和99%的网友一样！不过，我知道——身为读者的各位，属于另外的1%。）为了摆脱寂寞，我一周上两次健身房，在这些时髦的“有氧健身中心”里，我会碰见同样形单影只的人们，他们也来这里，在一群形单影只的人群中摆脱寂寞。

对拉丁谚语“身心健康要两全”奉行不悖的我，迈入迟暮之年，却对过往遵循的人生道路心存疑惑。我想寻回青春，如果肉体上已不可行，那么就让精神返老还童吧。不论是身体的锻炼、事业的努力，都从未达到我的期望标准。我想年龄和人生经验是让我成熟了，反省能力至少是我这个年纪的男人具备的优点之一。

来自塞内加尔的小贩



乔鹿私人收藏的雕像

19世纪的一些非洲民族认为白人拥有神奇的能力（比如枪支是可以杀人的棍棒）。为了也像白人一样拥有这些能力，他们用木雕来重新呈现自己。被称为“colon”的这些雕像，刻画的是身穿白人衣着的非洲人，衬衫、西装、领带，头戴帽子或是狩猎帽。脸孔部分保留了非洲民族的黑人特征，不过特别突出象征白人神力的枪支、鞭子或手杖。白人那轻松自若的态度也被照实模拟，手插在口袋里站着，或是拄着手杖，双腿交叉。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能见到一些穿得像白人的非洲人，他们想让自己看起来像白人一样，并且冀望这样的服装能赋予他们力量。



在这个初春时节，我的心情像田园诗一般轻快盈悦。春天降临，梧桐树罩上嫩绿外衣，鸭子们懒洋洋地晒太阳，杜乐丽花园里的栗子树花蕾，每日都更加怒放。到非洲过冬的雁群飞回法国，在春日阳光露脸的当儿，非洲小贩也来了，摆摆地摊卖些非洲风味的小玩意，像是护身符——说是可以带来好运，就算没这个效力，至少也该能驱逐厄运吧。

我常常看见这些非洲人，却也视若无睹，我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他们构成风景的一部分，昭告季节的更迭。不过，有一天，我放慢一贯急促的步伐，停下脚步。这位非洲人的“小店”是摊在地上的一方布。我打量一下他的“商品”：几个雕像、面具，还有些镀银的小玩意。只要巡逻花园的警察一出现，所有的东西马上被扫进塑胶袋内。

这位非洲人一身美得惊人的黑皮肤，黑得发亮，宛如乌鸦的羽毛。

他先是咧开一个微笑，露出一口晶亮的白牙，然后开口说道：

“主人，你好吗？”

他没用敬语“您”，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是非洲人竟然还称呼“白人”为“主人”，让我大惑不解。

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在1960年宣告独立了——那已经是40年前的陈年旧事！经过两个世纪，他们还沿用这个称呼，仿佛还安于次等地位似的。或者那代表了遗憾？对殖民时代的遗憾或怀念？独立只造福了一小撮人，被殖民的时代或许还美好一些？有整整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非洲人受白人统治，所以他们继续把以往的主子当作“主人”吗？有些形象挥之不去，有些习惯根深蒂固。



法国“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轮到他们在春夏秋三季来占领我们的土地。其中大部分人也会留下过冬，一整年内只有一个月的假期返乡探亲——让大老婆或小老婆再怀个孩子。

只是风水轮流转呢？或者是法国政府机关睁只眼闭只眼？

大多数的护身符小贩都是塞内加尔人。

塞内加尔——这四个字勾起我的无数回忆，这个国家是我童年的一部分。在我还小的时候，我听着父亲讲述“非洲”，看他秀出的黑白照片，我觉得自己就像正翻阅着漫画书。当然只有黑和白这两种颜色，当时还没有彩色底片呢。再说，彩色照片上的黑人会是什么颜色？当然是黑的！那白人呢？当然是白的！不过我父母口中的故事，色彩缤纷：原本湛蓝的晴空在中午先是转白（又是白），然后变灰，最后转黑（又是黑），开始落下几滴雨水。雨滴起初稀疏，接着越发紧密，转为滂沱大雨。雨水冲刷下，土地的气味散发而出，水滴形成潺潺涓流，流经红土的水流如血般火红，流经石灰土的则变为白色，水流最后被干涸了好几个月的沙地吸收。原本覆满沙尘的树木，经过这场雨水洗涤，显得苍翠欲滴。不过几小时后，土地一变干，它们又要再度蒙上尘土。

和我的非洲朋友谈话的当儿，虽然我人在杜乐丽花园，离罗浮宫的入口只有百米之遥，我却感觉自己身处非洲。四周的空气干燥，我却不自觉竖起夹克领子，仿佛要抵挡即将倾盆而下的骤雨。不，不，巴黎的天空是乳白色的，惟一称得上异国的，是我眼前的这个非洲人，他，可是非常黑哩！

“主人，看看这个漂亮的面具，你想出价多少？”

这句话让我回过神来。

“什么？”

“这个面具可是我大老远从非洲带过来的，货真价实哦！”他说。

不管是真货还是假货，面具就是面具。我一点也不怀疑那是他远从某个非洲国度带来的东西，一定是他那边的兄弟啦、叔叔啦，或是侄子做的。这位非洲人想必是他那个家族的外销业务代表，百米外摆着相同摊子的黑人大概是他的伙伴，他们为老家带入不可或缺的外汇，供应一切生活开销。那个村落想必坐落在塞内加尔某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谢谢，我不想买。”

不过，我想探查他的生意如何，于是大着胆子问道：

“生意还好吧？”

“现在经济不景气！”

这个答案让我扑哧一笑。如果他认为法国不景气，那塞内加尔呢？他猜到我的想法，哈哈大笑。

“我下次再过来。”

“没问题！主人。随时欢迎你再来！”

他自然而然地这么说，仿佛我现在人是在他家里。不过摊在地上、陈列着商品的这块布，不就像他的产业，是来自遥远非洲的他，在巴黎的家？

“明天再来跟我买点东西！”

这句话听起来，毫无置喙余地，成为我的承诺。对他来说，这是我俩间谈妥的一桩买卖，不过，我能买什么呢？一个五颜六色的木雕面具？西瓜籽和尼龙绳串成的项链？一只铜制手环？不然买个万能护身符好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虔诚相信它的神奇力量，它或许可以保佑



我，待会儿过马路时不会被车子碾死？

离开时我加快脚步，好准时到达办公室。因为这个短暂的停留不在我每天规划好的时间表里。也许我该先计划一下，明天好到非洲朋友那边呆久一点？

不过，这一整天我都没再想到他——我沉入自己的思绪中：现在的我，不论任何事都要事先规划吗？从工作到娱乐？我人生的每分每刻都得好好归档吗？如果我拉开这个档案柜呢？就这么让它大敞？再也不要事事精确安排，再也不要事事准备，再也不要对每件事都预作计划？不，门儿都没有！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我怎能这样过日子？可是——要是我姑且尝试一次？就这么一次就好！走出父母亲和祖先的那个世界，走出那个小布尔乔亚的温室与平静无波的生活（其实多少也起点波澜了），选择随遇而安。

电话铃声打消我的冒险念头：总机小姐通知我去开今天的第一个会。顶头上司立刻要见我，我的秘书又不在。她生病了吗？一定又像平常一样在装病，就是偏偏要选在周一早上，好从周末的狂欢中恢复精神。

一天不知不觉过去，我手头还有一堆该做的事，明天午休的两个小时再来赶工好了，到时就啃条三明治充充饥。不过，要是我不出门用餐，我不会穿过杜乐丽花园，也就遇不到我的非洲朋友。他呢，他没有工作要赶，他只消看着顾客来来去去。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对他好生羡慕。

所以我决定明天要提早出门，用早上的时间赶工作，中午去看我的非洲朋友。抱着这个皆大欢喜的理由，第二天我搭上地铁，一如以往在协和广场下车，和过去那些年一样，我穿越杜乐丽花园往办公室前进，预期我的非洲朋友会在中

午摊开家当。

“早安，主人。你要去工作吗？”

“是啊。”

“我也是，我正要摆摊子。”

他还没从袋子里拿出东西，所以不能跟我推销什么，不过他一点也不急，他认为自己的时间多的是，用来卖东西啊、讲价啊，还有做公关的时间。这个时候正好是做公关的时机，用来博取未来顾客的信任，拉拉关系。

我们的交情持续了几个礼拜，偶尔会有没碰面的时候，再次见面时就会解释一番。

“主人，你昨天没上班？”

“没有，我去旅行。”

“去旅行？”

“嗯，去里昂。”

“你在里昂有老婆？”

我哈哈大笑。

“没有，我去出差。”

非洲人老想知道你所有底细。他需要知道，好更认识你。他估量你，重新打量你，不过，事实上，他们只是想打打屁，倒不是出于什么多心的好奇。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好天气也宣告结束，树叶变黄变棕，慢慢落地，一天比一天掉得更多。今年的第一阵狂风宣告寒冬的缓慢进驻，白日一天天缩短。我的非洲朋友渐渐不常出现在花园，最后完全不见人影。他和候鸟一样，闷声不吭地离开了，他往南方去了，经过西班牙、摩洛哥、毛里塔尼亚，最后回到故乡塞内加尔。



每一回经过杜乐丽花园，我会盯着他摊位的所在出神，想到他亲朋好友迎接他的微笑，我也微笑了。此时在塞内加尔，雨季正好告一段落，好天气就要开始，由巴黎前去避寒的旅客，也将随着晴朗日子的到来，一一出现。想必他现在正呆在达喀尔南方，观光旅馆林立的“小海岸”(Petite Côte)？在旅馆往沙滩的必经之路上，他应该又摊开那一方布，摆上商品，等候着观光客光顾。对他来说，新的一季又开始了。我呢，我对气候的变换无动于衷，我照样过我的日子——交织着种种烦恼琐事、想逃离的欲望——这样的日子。

老相本带来的非洲回忆

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在家里翻阅父母亲留下的相本。就是这晚，让我下定决心出发旅行。父母离开人世已超过15年，打从那时候起，我再没碰过这本相本。我一页又一页翻着，心情激动莫名，双眼被泪水所迷蒙，一滴泪珠落在脸颊。此时，我仿佛正聆听着父亲诉说每一张照片的故事——我曾经铭记在心，随后又遗忘的故事。他的辞世带给我的伤痛已减轻，不过属于他的回忆原封不动。那些回忆再次在我脑海浮现，随着照片翻过一页又一页，这些记忆变得愈发清晰。童年往事历历在目，让我一会儿微笑一会儿掉泪。

我花了大半夜看这些发黄的老照片，其中一些背面写有日期，另一些注明地点，还有一些写上人名。由父亲或母亲用紫色墨水写下的这些附注，激起我的怀旧之情，好一段美好的岁月，很久很久以前，超过50年以前！

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结识了世界上第一位驾机飞越南大西洋的飞行员：尚·摩兹(Jean Mermoz)，还有安东尼·圣修